



浮生若梦

蔡东藩传

李保明 著



浮生若梦 蔡东藩传

李保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若梦：蔡东藩传 / 李保明著. —北京：九州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78-7-5108-5497-2

I. ①浮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蔡东藩 (1877-1945) —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49259号

浮生若梦：蔡东藩传

-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李保明 著 |
| 出版发行 | 九州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 |
| 发行电话 | (010)68992190/3/5/6 |
| 网 址 | www.jiuzhoupress.com |
| 电子信箱 |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 |
| 印 刷 | 北京金特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| 开 本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 |
| 印 张 | 10.75 |
| 字 数 | 207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|
| 印 次 |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108-5497-2 |
| 定 价 | 42.00 元 |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前言

二十世纪初，新文化运动中最热闹的是小说革命。1902年，梁启超发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公开亮出小说能“改造国民”“改造社会”的观点。吴趼人更是“发大誓愿，编撰历史小说”。而完成这一“誓愿”的却是一位蜗居在小镇上的平民知识分子，他就是蔡东藩。

他把历史当作了一面镜子，以便透过它来观照当下的生活。所以，坚守着“以正史为经，务求确凿；以逸闻为纬，不尚虚诬”的求实原则，经十年的含辛茹苦，先后出版了十一部历史演义，总其名曰《历朝通俗演义》，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。百年时间里，这部通俗演义一版再版，销量远超千万册，可谓是前不见古人，后未见来者了。或许，他没有盛大的“立德”、“立功”之举，即便是这部“立言”之作，虽以史实为骨架，却是以“浅近之词”来演述故乘；虽借“说部体裁”演说故事，却没有以虚构来丰满血肉，因此史学史、文学史鲜见其踪迹，《辞海》也查不到其为何许人。他位卑而名不显，最终沉寂在民间，终老于乡野。但我们无法忘却在那动荡的年月里，他一

介柔弱的书生，一介贫困的书生，以一支秃笔践履着“即古证今，惩恶劝善”以助通俗教育、国家思想的拳拳赤子之心。

他写尽了中国历史，自己的历史却成了谜。因其“普通”，因其“民间”，尽管他的历朝通俗演义遍布大大小小的图书馆，他的生平事迹却还是那么模糊，他自己的“史料”还是难以搜寻，哪怕是一张照片，一份简历，更谈不上系统的有深度有广度的研究了。

历史常会湮没一些本不该湮没的人物，蔡东藩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。幸甚的是，在走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之后，如今的家乡人并没有忘记他，东藩亭，东藩路，东藩小区，东藩小学……“他”戴着一副眼镜，端坐在文化广场上，默默地注视着一个小镇的美丽蝶变。“他”拿着一卷书，站立在校园里，沐浴在琅琅的读书声中。学术研讨会举办了，临江书舍修缮了，东藩文学奖设立了，他已经融入家乡人的文化生活之中。我想，历史总是公允的。

同乡后辈，孤陋寡闻，初知蔡东藩已逾而立。惭愧而起，徜徉于逼仄的弄堂，瞻仰着临江书舍；走访于前辈乡贤，聆听蔡东藩的故事；搜求于书店、档案馆，查寻着蔡东藩的史料。近三年的时间，编成拙作，不揣谫陋，不及深究，希冀能弥补没有一部关于蔡东藩生平事迹传记的这一缺憾。文后所附大事年表，本诸考证，摒弃逸闻，求实存疑，与前文不能一一相勘，请读者谅之。

邵燕祥先生说，自古以文章鸣世的人，可以分为文以人传与人以文传两种。前者最终难免云烟过眼的命运，后者虽时空远

隔，仍有如晤对。蔡东藩是属于人以文传的。

二月河先生说，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的标准，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，二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。蔡东藩的通俗演义做到了“两个拥有”，它还将“拥有”下去。

小说可以“益世道人心，为治化之助”，小说更应表达对人生的解释。希冀明天，能更广、更准地追溯到属于蔡东藩自己的历史，“丰满”他的人生，让后人陶熔其中，获取更多的人生启迪。

目
录

第一章 少年多坎坷

出生山阴水乡里 < 002

贫寒人家苦难多 < 007

辗转伴读路 < 012

自许中国才子，岂止临浦才子 < 018

初见晴朗又陷窘迫 < 023

“还债？气节？气节？还债？” < 028

第二章 文齐福不齐

一碗鸡汤断了举人路 < 034

清官救国梦遇上科举改革 < 037

教会学校谋生计 < 042

一朝中第朝中面圣 < 047

痴梦中觉醒 < 056

第三章 从教育之救国路

琴石岗初识三民主义 < 066

撰文著书初显革命情怀 < 071

痛诤友之不复，怅国事之多艰 < 079

《女子论说文范》显进步 < 084

教科书引发的外交风波 < 089

民国中改订《幼学琼林》 < 093

叹国文每况愈下，编《国文新范》 < 100

推心置腹解误会，家中变故催人归 < 106

第四章 行演义之道路

人到中年，痛失贤妻 < 114

临江书舍教书著述 < 120

《清代史论》获赞誉 < 127
愿为史家之羽翼，不当子虚乌有先生 < 131
务求确凿，不尚虚诬，
自成一家“演义体” < 138
出版碰壁皆因不愿扭曲历史 < 142
清史出版费周折，幸赖友人出妙计 < 148
整编留青别集十三卷 < 158
《聊斋志异》读出灵感，演绎《客中消遣录》 < 170
两度姻缘，胡皆中断 < 179
演义一代太后慈禧 < 184
增订《二十四史通俗演义》 < 191

第五章 登演义之巅峰

兴亡原系匹夫身 < 200
《元史通俗演义》成书，一时后无来者 < 204

于繁复史料中抉择钩考，
终成《明史通俗演义》 < 209
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 < 214
与其文胜而失其实，毋宁质胜以存其真 < 222
一己之躯，保护孔氏宗祠 < 227
筹备唐史演义，贬斥恶书之害 < 231
立志写完中华几千年历史 < 238
治学严谨，爱生如子 < 247
痛恶君主专制，缅怀革命先烈 < 252
捐稿费声援爱国群众 < 256
一代演义大家熔高文典史于一炉 < 261

第六章 国难中度晚年

重新走上讲台，续著《写信必读》 < 272
废除中医风波 < 278
兴教育，办实业 < 285

- 痛国难哀国民 < 291
- 编撰《联对作法》，传承文化精华 < 295
- 花甲之年校勘《天乐志》 < 299
- 拒绝日伪政府的邀请 < 304
- 为抗日烈士写墓志铭 < 307
- 一生多坎坷，唯求解民忧 < 311
-
- 蔡东藩大事年表 < 319**

第一章 少年多坎坷

出生山阴水乡里

蔡东藩家世居萧山城厢（今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），是该镇四大姓氏之一。蔡本姬姓。西周时期，武王姬发将弟弟叔度封于蔡（今河南上蔡西南），后叔度的后裔以封地为姓。唐朝时，其中一支南来会稽，卜居于新昌蔡岙。元朝时，蔡岙十四世尊恽自新昌迁居萧山，是为萧山蔡氏第一世。到了蔡东藩的父亲蔡文杰，家境破落，又为避祸乱，便移居萧山之南的临浦小镇。



萧山博物馆蔡东藩像

临浦原是浦阳江下游的一个湖泊。浦阳江，亦名丰江、浣江、潘水，发源于浙江浦江县西部的天灵岩，流经义乌、诸暨，北出萧山，注入钱塘江。在萧山界内，除了零星分布的会稽山尾间残丘外，是一片冲积平原。平原上河港交错，湖泊棋布。在这个地区的许多古代湖泊中，最重要的有临浦、湘湖和渔浦三处。经过历代的围垦，临浦湖逐渐缩小，直至被围垦殆尽。

南宋，浦阳江改道西小江以后，临浦成为浦阳江和西小江衔接翻坝过闸的航道要冲，商贾云集，形成了市镇。浦阳江素有“浙江小黄河”之称。明天顺年间，为解除浦阳江水患，绍兴知府彭谊主持开通了临浦西的一个孤立岗阜——磻堰山。自此，浦阳江折向西北注入钱塘江。

这样一来，浦阳江从东往西，西小江从南往北，成丁字状流过临浦。因此，临浦溯浦阳江上游可至诸暨、义乌，沿下游可达杭州，并与富春江交汇，而经西小江又可抵达绍兴、宁波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路网。旧时，交通主要靠水路。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，让临浦成为一个活水码头，商贸业十分发达，其繁华热闹程度仅次于县城。即使到了内困外患、民不聊生的清末，这个方圆不足一平方千米的小镇，依然船桅林立，商旅络绎，热闹非凡。到了民国初年，沿江靠埠货船多时达七八百只，店铺八百多家，山水商客云集，茶馆酒店遍是，被时人称之为“小上海”。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，《中国实业志》将临浦称为浙江六大米市之一，日流量五六千石，多时近万石。

且临浦米市举足轻重，有“临浦米店老板打个喷嚏，萧山、绍兴的米价就会感冒”之说。

据记载，临浦还是古代四大美女之首——西施的故里。《越绝书》中说：“余暨，西施之所出。”古代，沿浦阳江有“上诸暨”和“下诸暨”之分。下诸暨即浦阳江下游之地。秦时置诸暨县包括了这两部分。西汉时把下诸暨单独置县，称“余暨”，三国吴时改称“永兴”，唐天宝元年正式改名为“萧山”。至今，临浦还有十四处关于西施生活的遗迹。正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，西施故里就有“诸暨说”和“萧山说”之争。

同样，蔡东藩的籍贯也有争议。蔡东藩的仲孙蔡福源认为蔡东藩的籍贯实为绍兴，而詹文元、王炜常等人则认为蔡东藩是萧山人。这与临浦的行政区划多变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清康熙年间，临浦以大庙为界，东属山阴县（辛亥革命光复后，山阴、会稽合并为绍兴县），地面约占三分之一弱；西则属萧山县，地面约占三分之二强。尤其是镇上的山阴街，自古就有“山阴不收，会稽不管”的说法，说的就是一镇二管，出现一些疑难纠纷互相推诿的事。直到1950年，整个临浦镇才划归萧山管理。

1877年7月23日（农历六月十三日），蔡东藩出生在当时的山阴县临浦牛场头街。

他的父亲叫蔡文杰。文杰者，文豪也。可是，蔡文杰并没有成为文中之“杰”，他只是一家丝行的小店员，挣些微薄的工资养家糊

口。蔡东藩出生时，蔡文杰已有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。为了实现“文杰”的梦想，他省吃俭用，勉强强地把大儿子、二儿子送进了私塾。两个儿子也特别争气，尤其是二儿子，年龄虽小，却已粗通诗文，能出口对联了，被镇上的人称之为神童。

蔡东藩的出生，让蔡文杰喜忧参半，高兴的是家里的人丁更兴旺了，忧虑的是家里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，为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负担。他叹息一声，给接生婆递上了红包，也没去瞧一眼婴儿，就匆匆赶往丝行做工去了。蔡文杰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先辈对他的期望，竟然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得以实现。

蔡东藩出生时，他的母亲已是四十出头了。清苦的日子，繁重的劳动，使得这位家庭主妇过早衰老了。她没有充足的奶水给这位小生灵吃，只得用米汤来喂食。这或许是蔡东藩后来身体羸弱的主要原因吧。

时光飞逝。倏忽之间，就到了婴儿弥月之日。按小镇的风俗，婴儿满月是要举行剃头仪式，办满月酒的。这一天，蔡文杰向老板请了假，早早上街买了一些荤腥菜肴。妻子知道蔡文杰的艰辛，也顾不上月子刚刚结束之忌，也起来张罗了。俩人忙碌了一阵，本家亲戚就拿着些婴儿所需的衣服、鞋帽一一过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剃头匠也到了。

祭请过了财神五圣菩萨及祖宗，文杰妻就抱着婴儿坐在祭桌前，因为婴儿头皮嫩，剃头匠只是象征性地在婴儿头上修剃了一下，边剃边念着“剃去胎发，越剃越发”“人财两旺，金玉满堂”等吉利话。

剃好头，蔡文杰又抱着婴儿向菩萨行了三拜礼，然后将婴儿交给身边的大儿子，口中说：“阿哥抱一抱，大家和睦好。”

这时，剃头匠已将胎发与猫毛、狗毛混在一起，用红纸包好交给了文杰妻。文杰妻接过红包，利索地系在了床脚上，希望婴儿能健康成长，无病无灾，像猫狗一样好养。

酒席只办了一桌。蔡文杰举着酒杯，有些尴尬地说：“穷家的孩子不能算宝，毛毛又是丁中老三，但这总归是我们蔡家添丁加口的好事。天气炎热，不能多备酒菜，聊以薄酒，敬请大家！”这些本家们彼此心照不宣，个个点头称是。

这次满月之喜虽办得简朴倒也不失体面。等到宴毕人散时，蔡文杰高兴地对妻子说：“这孩子挑着夏天这个日子来，让我既省了钱，又光了脸。儿子呀，你这么小就知道体谅父母的难处，也许蔡家的希望就寄于你了呢！”说着，把脸颊贴近了婴儿。

他的妻子说：“别忙着高兴了。毛毛满月了，该给他起个名字了。”

“起名字是个学问，要不要去请先生起一个？”蔡文杰皱起了眉头。

“请先生起名，不是又得花钱吗？我想了一个，叫椿寿，你看好不好？”

“椿寿？”蔡文杰沉吟着。

“我请教过有学问的人，这可是个好名字。一来希望小儿像大椿